曲洧舊聞/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曲洧舊聞

全書始

卷一

下一卷▶

太祖在周朝，受命北討，至陳橋為三軍推戴。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，有司將收捕，主僧急令登閣，而固其扃鐍。俄而大搜索，主僧紿云：「皆散走，不知所之矣。」甲士入寺，升梯且發鑰，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，若累年不曾開者，乃相告曰：「是安得有人。」遂皆返去。有頃，太祖已踐祚矣。

太祖皇帝抱帝王雄偉之姿，殆出於生知天縱，其所注措，初不與《六經》謀，而自然相合。晁以道云：「曾子固元豐中奉詔作論，論成，以吾觀之，殊未盡善。某嘗謂太祖有二十事，皆前代所無，出於聖斷而為萬世利者。今實錄中略可數也，惜乎子固不及此，吾所深惜也。」

太祖皇帝龍潛時，雖屢以善兵立奇功，而天性不好殺。故受命之後，其取江南也，戒曹秦王、潘鄭王曰：「江南本無罪，但以朕欲大一統，容他不得，卿等至彼，慎勿殺人。」曹、潘兵臨城，久之不下，乃草奏曰：「兵久無功，不殺，無以立威。」太祖覽之赫然，批還其奏，曰：「朕寧不得江南，不可輒殺人也。」逮批詔到，而城已破。契勘城破，乃批奏狀之日也。天人相感之理，不亦異哉！其後革輅至太原，亦徇於師曰：「朕今取河東，誓不殺一人。」大哉，仁乎！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君，未嘗有是言也。

太祖皇帝即位後，車駕初出，過大溪橋，飛矢中黃傘。禁衛驚駭，帝披其胸，笑曰：「教射，教射。」既還內，左右密啟捕賊，帝不聽，久之亦無事。

建隆間，竹木務監官患所積材植長短不齊，乞剪截俾齊整。太祖批其狀曰：「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？胡不截之使齊。長者任其自長，短者任其自短。」御批，宣和中予親戚猶有見者。

場務多是藩鎮差牙校，不立程課法式，公肆誅剝，全無誰何，百姓不勝其敝。故建隆以來，置官監臨，制度一新，利歸公上，官不擾而民無害，至今便之。

國初，宰執大臣有前朝與太祖俱北面事周，仍多在已。上一日即位，無所易，置左右，驅使皆委靡聽順，無一人敢偃蹇者。始聽政，有司承舊例，設宰相以下坐次，即叱去之。如太陽東升，焜耀萬物，無敢仰視者。蓋其天姿聖度，果為命代真主，豈容測度哉！

五代割據，干戈相侵，不勝其苦。有一僧，雖佯狂而言多奇中，嘗謂人曰：「汝等望太平甚切，若要太平，須在定光佛出世始得。」至太祖一天下，皆以為定光佛後身，蓋用此僧之語也。

世傳太祖將禪位於太宗，獨趙韓王密有所啟。太祖以重違太母之約，不聽。太宗即位，入盧多遜之言，怒甚。召至闕而詰之，韓王曰：「先帝若聽臣言，則今日不睹聖明。然先帝已錯，陛下不得再錯。」太宗首肯者久之，韓王由是復用。

山陽郡城有金子巷者，莫曉其得名之意。予見郡人，言父老相傳，太祖從周世宗取楚州，州人力抗周師，逾時不能下。既克，世宗命屠其城。太祖至此巷，適見一婦人斷首在道臥，而身下兒猶持其乳吮之，太祖惻然，為返命，收其兒，置乳媪鞠養巷中。居人因此獲免，乃號因子巷，歲久語訛，遂以為金，而少有知者。

內中酒，蓋用蒲中酒法也。太祖微時喜飲之，即位後令蒲中進其方，至今用而不改。

真宗皇帝因元夕御樓觀燈，見都人熙熙，舉酒屬宰執曰：「祖宗創業艱難，朕今獲睹太平，與卿等同慶。」宰執稱賀，皆飲醺，獨李文靖沆終觴不懌。明日，王文正旦問其所以，且曰：「上昨日宣勸，歡甚，公不肯少有將順，何也？」文靖曰：「太平二字，嘗恐諛佞之臣以之藉口干進，今人主自用此誇耀臣下，則忠鯁何由以進？既謂太平，則求

祥瑞而封禪之說進。若必為之，則耗帑藏而輕民力，萬而有一患生於意外，則何以支吾。沆老矣，茲事必不親見，參政他日當之矣。」 其後，四方奏祥瑞無虛日，東封、西祀、講求典禮，紛然不可遏。王公追思其言，歎曰：「李文靖真聖人也。」求文靖畫像，置於書室中而日拜之。予屢見前輩說此，詢於兩家子孫，其言皆同。

真宗問王文正曰：「祖宗時有秘讖，雲南人不可作宰相，此豈立賢無方之義乎？」文正對曰：「無方，要之賢然後可。」是時，方大用王文穆，或以此為言，而不知此讖乃驗於近世，而不在文穆也。

祥符中，天書降，有旨云：可示晁迥。迥云：「臣讀世間書，識字有數，豈能識天上書。」定陵屢欲用，為宰執用事者忌之而止。迥，即文元公也。

王文正為參知政事，嫉丁晉公奸邪，屢欲開陳，以宰執同對未果。每閑暇與晉公語，色欲言而輒止者數四。晉公詰之，文正曰：「弟某當遠官，而老母又鍾愛，茲事頗亂方寸也。」晉公曰：「公可留身面陳其事，得旨，吾曹亟奉行耳。」明日，宰執退而文正獨留，晉公悟，悔之不及。文正具陳謂奸邪，簾幃嘉納，丁自此黜，士論莫不快之。

仁宗皇帝，至誠納諫，自古帝王無可比者。一日朝退，至寢殿，不脫御袍，去襆頭曰：「頭癢甚矣，疾呼梳頭者來。」及內夫人至，方理髮，次見御懷中有文字，問曰：「官家，是何文字？」帝曰：「乃臺諫章疏也。」問其所言何事，曰：「霖淫久，恐陰盛之罰，嬪御太多，宜少裁減。」掌梳頭者曰：「兩府、兩制家中，各有歌舞，官職稍如意，往往增置不已。官家根底剩有一兩人，則言陰盛須待減去，只教渠輩取快活。」帝不語久之，又問曰：「所言必行乎？」曰：「臺諫之言，豈敢不行。」又曰：「若果行，請以奴為首。」蓋恃帝寵也。帝遂起，呼老中貴及夫掌宮籍者，攜籍過後苑。有旨戒閽者曰：「雖皇后，不得過此門來。」良久，降指揮，自某人以下三十人盡放出宮，臥房所有，各隨身，不得隱落。仍取內東門，出盡，文字回奏。時迫進膳，慈聖慮帝御匕箸後時，亟遣，莫敢少稽滯。既而奏到，帝方就食。終食，慈聖不敢發問。食罷進茶，慈聖云：「掌梳頭者，是官家常所嬖愛，奈何作第一名遣之？」帝曰：「此人勸我拒諫，豈宜置左右。」慈聖由是密戒嬪侍，勿妄言、無豫外事，汝見掌梳頭者乎，官家不汝容也。

唐質肅公在諫垣日，仁宗密令圖其像，置溫成閣中，御題曰：右正言唐介。時猶衣綠，外庭不知。逮質肅薨於位，裕陵澆奠，索畫影看曰：「此不見後生日精神。」乃以此畫像賜其家人，始知之，乃歎仁宗之用意深不可及也。

昭陵時，京東路有一鎮，其戶繁盛在本路為最。大臣建言，請增置監臨官，下漕司相度。及問本鎮願與不願，父老既欣然，所由官司次第保明聞奏。比進呈取旨，昭陵思之良久，曰：「恐動漕司歲計，遂別生事，因為民患。」止而不行。大矣哉！昭陵之愛民也深矣〈（或云歷下一鎮）〉。

或有薦朱莒公兄弟可大用，昭陵曰：「大者可，小者每上殿來，則廷臣更無一人是者。」已而莒公果作相，而景文竟以翰長卒於位。

仁宗嘗言，尊號非古也，自寶元之郊，詔群臣毋得以請，殆二十年。嘉祐四年孟冬祫，丞相又欲因此上尊號。宋景文曰：「卻尊號，甚盛德也。臣下乃欲舉陛下不用之故事，是一日受虛名而損實美也。」上曰：「我意正如是。」於是遂止。〈（按嘉祐四年，富弼、韓琦作相）〉

范諷知開封府日，有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日矣，禁中有指揮令入見，今半月無消息。諷曰：「汝不妄乎？如實有茲事，可祇在此等候也。」諷即乞對，具以民言聞奏，且曰：「陛下不邇聲色，中外共知，豈宜有此？況民婦既成禮而強取之，何以示天下。」仁宗曰：「皇后曾言，近有進一女，姿色頗得，朕猶未見也。」諷曰： 「果如此，願即付臣，無為近習所欺而怨謗歸陛下也。臣乞於榻前交割此女，歸府面授訴者，不然，陛下之謗難戶曉也，且臣適已許之矣。」仁宗乃降旨，取其女與諷，諷遂下殿。或言諷在當時，初不以直聲聞，而能如此，蓋遇好時節，人人爭做好事，不以為難也。

張堯佐除宣徽使，以廷論未諧，遂止。久之，上以溫成故，欲申前命。一日，將御朝，溫成送至殿門，撫背曰：「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。」上曰： 「得，得。」既降旨，包拯乞對，大陳其不可，反覆數百言，音吐憤激，唾濺帝面。帝卒為罷之。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，知拯犯顏切直，迎拜謝過，帝舉袖拭面，曰：「中丞向前說話，直唾我面。汝祇管要宣徽使、宣徽使，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？」

張康節為御史中丞，論宰執不已。上曰：「卿孤寒，殊不自為地。」康節曰：「臣自布衣，叨冒至此，有陛下為知己，安得謂之孤寒？陛下今日，便是孤寒也。」上驚而問其故，康節曰：「內自左右近習，外至公卿大臣，無一人忠於陛下者，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，臣所未喻也。」當時有「三真」之語，謂富、韓二公為真宰相，歐陽公為真內翰，而康節為真御史也。

宋子京《西征東歸錄》載云：知成都陛辭日，面請聖訓，上曰：「鎮靜。」子京自著其事曰：「語簡而意盡，於治蜀尤得其要，真聖人之言也。」

仁宗於科舉尤軫，聖慮孜孜然，唯恐失一寒畯也。每至廷試之年，其所出三題，有大臣在三京與近畿州郡者，多密遣中使往取之，然猶疑其或泄也。如民監本是詩題，王者通天地人本是論題，皆臨時易之，前代帝王間有留意於取士，然未有若是者也。

仁宗儉德，殆本於天性，尤好服浣濯之衣。當未明求衣之時，嬪御私易新衣以進，聞其聲輒推去之。遇浣濯，隨破隨補，將遍猶不肯易。左右指以相告，或以為笑，不恤也。當時不唯化行六宮，凡命婦入見，皆以盛飾為恥，風動四方，民日以富。比之崇儉之詔屢掛牆壁，而汰侈不少衰，蓋有間也。

仁宗時，最先言立皇嗣者，明州鄞縣尉，不記姓名。晁以道嘗為予言，閱歲久，又經此喪亂，史家又復不載，可惜也。

慈聖識慮，過人遠甚。仁宗一夕飲酒溫成閣中，極歡而酒告竭，夜漏向晨矣，求酒不已。慈聖云：「此間亦無有。」左右曰：「酒尚有而云無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上飲歡，必過度，萬一以過度而致疾，歸咎於我，我何以自明。」翌日，果服藥，言者乃歎服。

予在太學時，見人言仁宗時，蜀中一舉子獻詩於成都府。某人忘其姓名，云：把斷劍門燒棧閣，成都別是一乾坤。知府械其人付獄，表上其事。仁宗曰：「此乃老秀才，急於仕宦而為之，不足治也。可授以司戶參軍，不厘事務，處於遠小郡。」其人到任，不一年，慚恧而死。

昭陵謹惜名器，而於改官之法尤軫聖慮。胡宗炎以應格引見，上驚其年少舉官逾三倍，最後閱其家狀云：父宿見任翰林學士，乃歎曰：「寒畯安得不沈滯。」遂降指揮，令更候一任，與改合入官。

李肅之公明，文定公子也。在三司論事切直，仁宗嘉納，歐公以簡賀之，甚有稱賞之語。公明喜曰：「歐公平日書疏往來，未嘗呼我字也。此簡遂以字呼我，人之作好事，可不勉哉。」

盛文肅在翰苑日，昭陵嘗召入，面諭：「近日亢旱，禱雨不應，朕當痛自咎責，詔求民間疾苦。卿只就此草詔，庶幾可以商量，不欲進本往復也。」文肅奏曰：「臣體肥，不能伏地作字，乞賜一平面子。」上從之，逮傳旨下有司，而平面子至則詔已成矣。上覽之，嘉其如所欲而敏速，更不易一字。或曰：文肅作文思遲，乞平面子，蓋亦善用其短也。

盛文肅鎮廣陵，蘇參政某客遊過之，嘗獻書。文肅一覽，大喜曰：「觀君之才，宜應制科。」對曰：「下走竊亦有此志，顧朝夕之養是急，不得三年讀書工夫耳。」文肅曰：「吾有圭田租八百斛，可以成君此志也。」蘇亦不辭，文肅乃薦之，歸朝又於公卿間為之延譽。後三年，遂中制科。前輩成就人有如此者。

昭陵時，言利者請稅天下橋渡以佐軍。張錫字貺之建言，津梁利人而反稅之，以為害，卒罷之。

蔡君謨得字法於宋宣獻，宣獻為西京留守時，君謨其幕官也。嵩山會善寺有君謨從宣獻留題尚存。東坡評本朝書以君謨為第一，仁宗尤愛之，御制元舅隴西王碑文，詔君謨書之。其後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，又欲詔君謨書。君謨曰：「此待詔之所職也，吾其可為哉？」遂力辭之。

晁以道嘗為余言，本朝文物之盛，自國初至昭陵時並從江南來。二徐兄弟以儒學顯，二楊叔侄以詞章進，刁衍、杜鎬以明習典故用，而晏丞相、歐陽少師巍乎為一世龍門，紀綱法度、號令文章燦然具備，有三代風度。慶曆間人材彬彬，號稱眾多，不減武、宣者，蓋諸公實有力焉。然皆出於大江之南，信知山川之氣，蜿蜒磅礴，真能為國產英俊也。余嘗因賦《澄心堂紙詩》，記其事以告後來之俊秀，其詩見余文集中。

祖宗平僭亂，凡諸國瑰寶、珍奇之物，皆藏於奉宸庫。自建隆以來，有司歲時檢點之而已，未嘗敢用也。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日，仁宗入近習之言，欲一往觀，后以帝春秋鼎盛，非所以示之也。乃詔擇日開庫，設香案而拜，具言祖宗混一四海，創業艱難，此皆諸國失德，不能有，故歸我帑藏。今日觀之，正可為鑒戒。若取以為玩好，或以供服用，則是蹈覆車之故轍，非祖宗垂訓之意也。詞色嚴厲，中官皆恐懼流汗，后之用心，豈不深且遠哉！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

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